

## 塞外文苑

## 雨水洗春容

■吕成玉

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太阳到达黄经330度,气温在波浪般的起伏中回旋上升,雨水逐渐形成。天将化雨,滋生万物。盘踞在祖国北疆的皑皑白雪将逐渐退出冰冷的世界,一个温润的艳阳天再次回归大地。

从此阳春应有脚,百花富贵草精神。《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意思是说,雨水节气是在元宵节前后,万物开始萌动,春天就要走出冰天雪地,用难以阻遏的铿锵步履和满腔热情敲开春的大门。

雨水,在汉语构词方式中,属于偏正结构。“雨”是用来修饰说明“水”的。因为从“水”的来源而言,有“河水、湖水、泉水”等;从“水”的性质来看,有“甜水、苦水、污水”等;从“水”的形态来说,有“大水、小水、细水”等。一个司空见惯的雨水节气,从春寒料峭的孟春走来,让生活在这雪虐风饕、寒冷刺骨中的人们喜出望外。因为春雨是甘霖、琼浆、跳珠,是嘉澍、膏泽、清露。难怪唐代大诗人杜甫,对春雨是那样的喜爱,赞美其是“好雨”,既踏着季节的节拍,也懂得人们的期待。它悄无声息地降临人间,默默地滋润万物,将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归还人间。

满目江山,日月如梭。25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创作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写到了雨水:“芄芃黍苗,阴雨膏之。”(《曹风·下泉》)请看:一场及时雨降落在树木葱茏的南方,滋润着正在成长的禾苗,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大事。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雨露滋润禾苗茁壮能让人如此牵肠挂肚、欣喜万分呢!

唐代诗人元稹在《雨水正月中》描写道:“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祭鱼盈浦响,归雁过山峰。云色轻还重,风光淡又浓。向春入二月,花色影重重。”

作者用洗练的笔墨,勾勒出一幅中原地区栩栩如生的春雨图景:淅淅沥沥的春雨,将寒冬腊月的愁容洗净,把春天打扮得清新典雅,风韵渐浓。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春风染绿了树梢,水汽袅袅升起,远处似乎看到了一条龙在游动。清澈的水中,鱼儿感受到水的温暖纷纷上游;水獭捕食,吃上两口就扔在岸上,好像是以鱼祭天。归来的大雁,飞过高高的山峰。远看,天上云卷云舒,一会儿轻如鸿毛,一会儿重似千钧,把天空描摹得明暗有形。近看,原野风光迷离,一会儿淡如清水,一会儿浓似凝香。时间即将进入农历二月,春天还只是刚刚开始;但花的影子,似乎一重一重地浮现在眼帘。

是啊,谁不期待早点脱去厚重的棉服,沐浴着温暖的春阳,徜徉在习习春风中?谁又不盼望那山花烂漫春色旖旎的景观早日铺陈山川大地?然而,在北方地区,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季尚需时日,“倒春寒”现象时有发生。“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唐·张敬忠)塞上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但人们依然充满无限憧憬。

光阴微澜,新冬不寒。乙巳蛇年的前夕,一场迟到的严寒打破了盘踞数日的“暖冬”,弥补了“三九四九,拉门叫狗”的缺憾。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在世时常说的那句话:“冬日不冷腊月冷,腊月不冷年节冷。”这同样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认识自然、观

察自然、口口相传的“至理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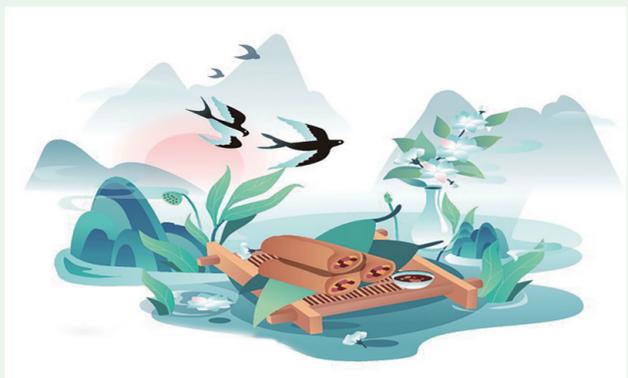
水汽凝成云,云团变甘霖。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而变幻莫测,该来的必然要来,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已。雨和雪是水蒸气升空后遇冷变成的不同物象,或大雪封山,或暴雨倾盆,或雨雪交加,让人难以左右。露是由水蒸气遇冷后气态变为液态的现象,曰液态水滴;霜也是水蒸气遇冷后气态变为固态的现象,曰固态冰晶。它们附着于植物茎叶和物体上,或明似珍珠,或薄如蝉翼,形态各异,玉洁冰清。

北疆南国两重天,节令相同景迥然。雨水时节,南国树木葱茏,鲜花盛开,霏霭停云,濛濛细雨。北疆则杨柳挺拔,松柏庄重,大地辽阔,春阳明媚。南国长长的街巷,有撑着雨伞漫步的行人;北疆有空旷粗犷的沃野,有驾驶春阳春耕的农人。南国澎湃汹涌的海浪,岸边戏水的游人;北疆有即将解冻的逶迤河流,有亚冬会健儿驰骋冰雪赛场矫健的身影……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尽管南国的人们拥有满眼的绿树花香,优雅的生活环境,但北方的人们已从丝丝发甜空气中,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人们仿佛看到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那浙浙沥沥的雨水,正从太空飘然而下,小草开始吐出鹅黄色,杨柳换上翠绿的新装,“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苏轼),天地间已然是一片盎然生机。

春暖花香,岁稔时康。此时,更多的人走进了大自然,伸出双臂,摊开手掌,迈开脚步,在享受被春雨滋润,被春色打动,被春风托举的惬意中,去寻找缅怀那些被岁月遗忘的珍贵,比如时间,比如健康,以此赓续自己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有感于春雨节气,遂赋诗一首:

南粤桃花湖浪芬,北疆雨水尚无痕。田畴雪尽风掀柳,雀鸟声欢羽掠云。紫气升腾阴气弱,金阳辐射暖阳温。甘霖滋润草芽日,擦亮农机再种春。



图片来源于:IC photo

## 时光流影

## 春之声

■乔峻岭

春节过后,气温却变得温暖起来,空气也十分清新朗润,走向城外才猛然发觉,春天到了!

春天的盖头掀起了,世界立即焕然一新。人们随着时光的脚步,走入一个新的篇章。万象更新的日子,春带来了第一个轻柔而深情的吻。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人生奋斗的开端。多少个农民工过了年卷着铺盖踏上了梦想的火车,豪情壮志;多少个失败者,在总结了N多次沉痛的教训后,重新昂首挺胸地站起来,

双眼闪烁着凛冽的光。莘莘学子又开始了新学期的奋斗路程。

春天像一位绿色的邮递员把春的信息投进人们的心田。春雨是春姑娘用相思搓成的银线,一丝丝、一缕缕,为大地织出多彩的衣裳。春天的风,轻轻的,柔柔的,吹在树梢上,便生出一对对鹅黄的小翅膀,仿佛要带着整个春天,自由自在地飞翔。

春天给了我许多遐想,所有的过去,在这一刻变成了美好的回忆;所有的东西,在未来的空间里变得弥足珍

贵。因为希望,生活会快乐起来;因为温暖,生活会轻松起来;因为成长,经历会充实起来,因为播种,未来会明朗起来。希望就在眼前,希望就在你我行动的脚步下。

春是美的。美得让你振奋,长啸千里;美得使你振臂,开创未来。是孕育了生,也只有春才是生命之源。它更新万象,造化万物,如滚滚大江,不可阻挡,亦如时代潮流。它化腐朽为神奇,推陈出新,功在“活”上;它摧你自信,给你力量,力创新章。

多么美好的春天,全世界都对春天有一言难尽的情感。记得那首《春之声》吗?“小鸟甜蜜地歌唱,小丘和山谷闪耀着光彩,谷音在回响。啊,春天穿着魅力的衣裳,同我们在一起,我们沐浴着明媚的阳光,遗忘了恐惧和悲伤。在这晴朗的日子里,我们奔跑,欢笑,游玩。”人们为美丽的春姑娘插上一双翅膀,让她在这辽阔的神州大地上,在这晴朗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高声欢唱春之歌。

## 边走边写

## 海口一日游

■刘力

痴恋并落户椰城的好友燕荣说:认识海口只需走几处地标,散步仅需一日。此言开启了我奇妙的海口一日游。

## 骑楼街与钟楼

骑楼街在海口龙华区,由博爱路等多条老街组成,走过蓝宝石墩楼门,便见别具一格的楼骑在街边,骑楼由此得名。

燕荣告知,骑楼老街是全国首批十个历史文化名街之一,楼栋多由华侨借鉴南洋风格所建。上世纪20年代起,它们成群结对地矗立于此,近六百栋楼大多三四层。走马观花,没能亲眼目睹建于南宋的四牌楼,但历经百余年,邮局、银行、商会匾额依旧清晰,旧迹记录着曾经不见硝烟的高海大战,烟火稠密,百年延续。

骑楼街香火鼎盛,天后宫、西天庙、武胜庙信客络绎不绝。骑楼街文化味浓,店面后门多设茶座,街头巷尾散落的戏院,台小名气却大,这家标着“自在”两字的戏院正唱琼戏,主人掰手指头跟我数着到过的文人骚客。

骑楼街记录着历史,这里有解放军渡海登岛冲上的首条街巷;还有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的两幢瓦石房院子,冯白驹等革命先烈播下的火种,二十三年不灭,一直到策应大军解放海南。

走在老街的巷子里,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海产、小商品琳琅满目,美食街香气四溢,夹杂着海风的腥味。喜欢晚起的市民出门进店门,不分早中晚,小凳一坐细细品味拉起家常,便如自己家中。

穿着拖鞋的市民手握烤串或手捧纸碗,边赏风景边品美食,身后则是指着楼楼点点的游客,各种乡音汇聚的叫卖声……让你回到久远的年代,又如置身热闹乡间集市。

钟楼与骑楼街隔路相望,海口地标,号称八景之一。并不显眼的老钟楼建于九十五年前,立于海甸湾旁,当年出海打鱼和南下南洋的人们都从这里乘小船接驳至湾头再登大船。

为方便出海人而建的五层高钟楼,用生铁铸成鸣钟,半小时一响。站在海甸湾看钟楼,观骑楼,两景交相呼应,风情别样。

1987年,海口市政府在原地建新钟楼,楼呈褐色,六层高28米,改电子钟报时,钟声清晰、洪亮、悠扬。据说,这里留下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的感人场景,也见证了海口百年的历史,钟楼之下,是连着琼州海峡的海湾。仰望钟楼,如寻找生活的航标,太阳高照,波光粼粼,渔舟唱晚,钟鸣清脆,百年沧桑。

## 云洞图书馆与天空之山

在骑楼街用过特色午餐,再沿长堤路西行,“世纪大桥”远远进入眼帘,大桥建成于世纪初,连接海甸岛南北。

开放式的世纪公园位于南端,隔着大片草坪远望,一幢造型奇特的银白色建筑立于海边,那便是开馆四年的云洞图书馆了。馆由世界级设计师设计,酷似一朵空中的云,馆内有许多洞的造型,故称云洞。

书信仅两层,扁圆形,无一处直线,像化石,又似外星飞行器,海口人给它起了个很别致的名字叫“拖鞋”。静处于陆地与海洋间,雕塑感极强,独特的造型设计,临海的地理位置,伴着日落的晚霞,悠闲散步的市民,雅韵氛围油然而生。

书信限流,需网上预约,临时入馆机会极少,馆内外皆白色,伴行云流水之曲石,馆内尽是大小不一、形状迥异之洞,如一只只明亮的眼睛,凸显读书人智慧。孔洞还是有机呼吸口,为读者遮阳、观海、通风、采风提供便利。

书信像贝壳安卧于绿毯,孔洞映着多维时空,海滩的礁石伴着云洞,让人思绪万千。坐在海边,任海风撩发,任云朵乘风,乃人间至乐。云朵落下,逐水而憩,海浪踏歌,枕书而眠,坐卧之间,能体会到海口人的浪漫、诗意和文趣。云洞图书馆,有湾湛蓝的梦,是灵魂栖息地,无怪乎,这座海边上的小小的书信也会成为地标,它诱人的元素太多。

与云洞隔海相望的建筑是天空之山,山与洞似兄弟俩,一南一北一桥相连。

天空之山不是山,却胜似山,由两座白色圆环合成的姐妹坡,其形似

绵延起伏的山体,又似天空落下的云彩,飘逸灵动,却非山峦而是驿站。

山下,一湾清澈的景观水,躺在大大的草地上,山水烘托,草地又是音乐会和婚礼的佳所,有人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皆融,仁智全拥。山下内设图书馆、咖啡厅、展览区,市民可以在此捧着热咖啡优雅地阅读,轻松有意义的慢生活无比惬意,蓝天白云大海雪草地流水相伴的婚礼和音乐会,给人以无可比拟的新鲜感。

沿白色台阶拾级而上,台阶仿如天梯,能通向空中,台阶顶如山巅,张开双臂拥抱天空,仰拍倚座山顶,再伴蓝天白云,有倚天雄伟之效。站在台顶,玉树临风,心旷神怡,凭栏远眺,海天一色,海滩上的垂钓者及他甩出的长长海竿,礁石山以及彼岸林立的高楼海景尽收眼底,身心便陶醉在了大自然的美妙中。

离开天空之山回首,恍若遥望雪山,这座平地而起的建筑落成仅两年,打卡者无数。天空之山给人的,是愉悦与舒畅,而其白色,又正是包容悦纳与豁达。人生的“天空之山”也不需要静心感悟“城市的人文景观,正是城市的灵魂所在。”

骑楼、钟楼记录历史,云洞与天空之山,则是现代海口人现实生活的写照。认识一座城市是缘分,由城市地标,我触到了海口的瑰丽迷人,也似乎触到了城市的灵魂,这不仅仅是大海的赋予,更多的是海口人的聪颖智慧。

## 青城文脉

从喇嘛洞湾大峡谷穿过阴山支脉大青山南麓那片熟悉的白桦林,拐过山湾便进入南口子村。小车沿呼和浩特西郊一路奔去,夕阳西斜,地阔天高,一望无际的旷野地带,几场绵绵秋雨过后,那凉意渐次弥漫开来,远处山峦的轮廓也变得硬朗了许多。

冷云飞渡,浓霜又至,大青山脚下那漫山遍野的麻茹姑,其枝枝叶叶遽然间染成一片片、一丛丛枫色,点缀在春秋大地的山川沟壑、崖畔廓廓,以独有姿势形成一种大写的神韵而肆意涂抹,于暮秋里远远望去,红艳艳的甚是壮观。

我刻意关注麻茹姑始于多年前一个干旱的春季,我曾随同呼市文联一个民间文艺采风团驱车穿行于市郊北部的卜哈少山区,在方圆百里的丘陵地域,于旷野深处那漫漫荒原,不时会看到一蓬蓬、一簇簇的墨绿色的矮蒿草绽放于山坡坡上、沙窝窝里。这星星点点的绿色,反被广袤的土地衬托得特具生命力。

我年少时,在乡间那野山坡,也见过这种不太惹眼的矮小植物。头一次认识它,也是在一个干旱的季节里,爷爷拉头小毛驴,驮着奶奶与我走亲戚,只因奶奶自幼缠足,两只脚裹得像小棕包儿,步行走不了远路,当出行至南口子,我看见在那炎热的沙窝窝里,有一丛小花开得黄灿灿的,充满盎然生机,就问奶奶:“那叫甚花儿?”奶奶属于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妇女,故见识少,说不上来。爷爷读过私塾,识古文,通珠算,平时在乡间多帮乡邻写算单,乡亲们称其“秀才”。他见我求知若渴,便告知我“麻茹姑”。由此,它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次采风远足,时间在立夏时节,可四野满目荒凉,风沙依旧肆虐,车轮行过之处,腾起一股股黄龙,全然不见青苗发芽、坡梁披绿。一行人在邻近坡顶站立,极目远眺,那沟壑横断垂直形成的落差,把丘陵割裂得沟沟岔岔、支离破碎,宛如一床破旧的棉絮覆盖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生命,那随处可见的小沙包,就像其躯体上裸露皮肤所凸起的血管儿。小车沿山间那蜿蜒曲折的道路爬行,它极像一条飘逸无定的灰色绸带,依附于河床而游移延伸,在天地弥合之间无限推进,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

沿途几乎没有较大的村庄出现,只在荒原那些褶皱里,偶尔闪现出几间茅庵土屋,更显得与世隔绝而孤立无援。在空旷寂寥的视野和亘古不变的空间,这方天地仿佛沉入了数千年。恰在此时,那麻茹姑突然映入眼帘,在以天地为舞台的灰色基调下,它星火燎原般地闪亮登场。一蓬蓬、一丛丛、一簇簇,继而一片片,点缀于荒原路畔、土坡陡崖,昭示着勃勃生机与盎盎的生命力,在荒芜的背景下,抗争出一道绿色靓丽的景致——

“麻茹姑开花儿一片片黄,  
小妹妹就像那株苗秧秧。”

倏然间,有爬山调歌声掠过耳际,令我眼睛一亮,这歌声如清冽冽的山泉流入沙原,似甜滋滋红酒沁入心脾。浓烈的乡音使略显疲惫的同行也为一震。抬眼望去,一放羊汉正漫不经心走去,唱出的歌儿就像随手丢出去的粒粒羊的石头子儿。

这“爬山调”,乡亲们请称“扯烂席片”,它是大青山南北乃至土默川平原一带独有民歌形式,也是草原游牧和农耕文化大融合后,在这个区域内,经过当地民众多年吟唱、演变而形成的民间艺术结晶,在民间拥有肥沃的土壤和发达的根基。呼市地区老艺人韩燕如曾经在上世纪初将爬山调唱进北京城。

后来有本地民歌爱好者将这些曲谱整理后,曾发表于呼和浩特文史资料专辑中。

据一同采风的同行讲,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有名的民歌手,叫小双羊,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后来成为爬山调的传承人。在演唱时,由于有长期的才艺积累,他能根据曲调旋律即兴填词发挥,往往是触景生情,见啥唱啥,押韵上口,特有韵味儿,是一种极具原生态的乡村音乐,那种古朴高亢的音腔深受民众喜爱。

民间老百姓传说,小双羊长久生活在寂静的山凹里,苦心探索爬山调的各种表达方式,尤其在麻茹姑盛开的背景下,他那歌声才显得魅力四射。在年少时,他跟上民间艺人班子,走村串户“打坐腔”。只要扬琴、四胡、三弦和梆子一响,音乐伴随歌声飞扬,那些受累劳作的人们听了,就像久旱的心田吮吸生生地沁入凉个盈盈的春雨,那真是惬意极了!

这爬山调和麻茹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像麻茹姑一样绽放出多姿多彩的花朵。其曲调有欢快的、有忧伤的,有激越抒情的、有悲怀壮烈的,也有调侃打诨的。不论哪一种都十分生动贴切,适合大众的口味,堪称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本地人把爬山调比喻成麻茹姑花那样缠绵,也把麻茹姑花当作爬山调一样喜爱。听着爬山调,看着麻茹姑,你会猛然觉得那山里的人们,如同麻茹姑和爬山调一样惹人喜爱。他们对于麻茹姑和爬山调,有着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渲泄和精神寄托。

如今,当我再一次驱车穿越喇嘛洞湾大峡谷,进入大青山腹地耐足采风时,令我对麻茹姑的认识,有了一种情感上的升华。其时,节令虽是深秋,又到了冷雨凄风空寂季节,秋霜刀般摧残凋木落叶,寒露里麻茹姑却烂漫成一片片、又一片片表情凝重而庄严的枫色,一如经历了一番情感磨炼的爬山调,吼出一片红艳艳的悲壮,它成长的历程忍辱负重,希望如同悲壮的种子,再一次肩负不屈的使命,坚硬的枝杆支撑起了那岁月的全部沉重,以及那种期许中的盼望。

然而,这次我想的最多的已不是生命力顽强的麻茹姑,也不是魅力迷人的爬山调,而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山区的父老乡亲。在如此自然环境里,面对那样的生存条件,世世代代延续着一种自强不息、顽强抗争的拼搏精神。他们对待生活永远充满一种热烈的希望和憨厚的豁达,像息息相传的爬山调,如顽强生存的麻茹姑,不会因环境而滋生悲观态度,不会放弃对美好向往的追求,更不会改变做人处世的方式与传统。凡有炊烟的地方总会有一片树荫;凡有人迹的地方,总会有一条路径,和谐地顺应着,回报着大自然。他们性格刚毅耐旱、抗风沙的麻茹姑一般执著而坚强,他们的志向如脆灵灵的爬山调一样充满憧憬和热爱,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像深山里麻茹姑一样挺拔向上。麻茹姑是他们精神的寄托,爬山调是他们心灵的支柱,他们用情绪来演绎爬山调的旋律和节奏,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来浇灌麻茹姑的花朵和根须……

麻茹姑肆无忌惮地渲泄情感的金秋时节,而我的感情与这方水土和她养有的子民融为一体了。这块儿土地也因地处爬山调源地的特殊区域而倍受当地民众的关注。这爬山调北起大青山,南至土默川,有着广泛普及的群众基础,更是男女老少喜闻乐见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群众艺术,也是最初形式和最终意义上的群众文化。

“爬山调本是民间一枝花,  
庄户人心里头谁都喜爱她。”

一曲曲爬山调就是他们心底流淌的信念之火,一丛丛麻茹姑在荒原深处撑起一片片绿色的信念,也支撑起家乡父老乡亲们的追求和向往;一首首爬山调在乡亲们心底种下一粒粒希望的种子,也凸现出现代生活的氣息与曙光;冷雨秋霜中那昂首怒放的麻茹姑枝如铁杆如钢,家乡儿女的恋乡之情亦如它的根系盘扎深长;平凡的岁月里,源远流长的山曲儿似泉水似食粮,而山民子孙后代的血脉里流淌着质朴的坚强;古老的荒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憧憬着未来的发达与兴旺。

麻茹姑,爬山调,这乳名儿就同母性一样温柔,这称呼像家常话一样亲切,每逢这时候,父老乡亲们面颊灿烂舒展,宛若用粗糙的大手抚摸自己的娃娃……它的生存能力特别顽强,为内蒙古西部地区经过大自然物竞天择筛选出的特有种,其籽种的附着能力奇特,她能在天旱风大的季节里,于黄沙漫漫的斜坡上扎下根须。

如今的爬山调伴随随山区平川乡亲们们的喜怒哀乐凝结成民间绚丽的斜章,而麻茹姑不畏环境和条件的残酷锤炼出优良的品质,在秋风萧飒的朗日里升华,我猛然感悟到这正是麻茹姑生存的基础和她旺盛生命力的源头所在;这正是爬山调存活的缘由和她旺盛生命力的源头所在;这正是家乡人生活的执著和她旺盛生命力的源头所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需要弘扬北疆文化,更需要挖掘内蒙古大地的天赋宝藏,尤其要发掘诸如形似麻茹姑、声如爬山调的民族精神之光茫。

## 另一种小草的歌唱

■刘玉昌